

詩語背後

袖珍街道，煙火人間(上)

建設中的「深圳河幹流北岸碧道」，長約1,200米，位於福田區上步碼頭附近。為了考察碧道建設情況，我們一行穿過鐵絲網進入邊境禁區，來到深圳河邊。

如此近距離地觀察深圳河，是一種很難得的體驗。但見一灣碧水緩緩西行，幾隻白鷺在水中嬉戲。對岸是一片紅樹林，樹上棲息着更多的鳥兒，與連片的水田和魚塘一起，書寫着南國漁村的浪漫。而當我們轉過身來，面前卻是全然不同的景致，高樓林立，車水馬龍。這截然不同的景觀，讓身後的河流、樹林、田園以及遠處起伏的山巒，更顯出一種滄桑來……

面前這片熱土，便是南園街道。在深圳市74個街道中，南園街道的轄地面積最袖珍，只有2.1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卻最稠密，達22萬人。其前身是寶安縣福田公社上步生產大隊，由七個自然村組成，分別是巴登、埔尾、向東圍(玉田圍)、祠堂村、沙頭壩、舊墟、赤尾。前五個為鄭姓村，後兩個為林姓村，都有五六百年歷史了。所以，上步之名由來已久，但為人熟知則是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特區成立之初由四個管理區組成，上步區為其中之一，即後來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福田區。而上步區之所以改名福田區，據說是因為「上步區」與「上不去」諧音，不能體現特區的改革創新精神。

我們現在駐足的地方，便是上步赤尾村。身後深圳河南岸那片田園和山嶺，屬於香港新界的馬草壟地區，分作兩個自然村——馬草壟新村和信義新村，當年也是赤尾村的一部分。一河兩岸，一村兩制，皆為林氏後裔。赤尾林氏借1992年股份制改造之機，在深圳和香港兩地，聯合海外族裔，籌備成立宗親會。經過兩年籌備，赤尾林氏宗親會於1994年6月選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宗親會成立30年來，積極聯絡海內外宗親，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活動，為加強深港交流、促進兩地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實，赤尾村進入我的視野已有好幾年了。那還是在香港工作期間，偶然讀到茅盾的《脫險雜記》。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詳細記錄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指

揮部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具體實施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行動。香港1941年底淪陷後，不過短短數月，800餘名被困九地區的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神秘蒸發」，悄無聲息地突破日軍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關卡，安全地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這場舉世矚目的傳奇壯舉，有力推動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進而為中華文脈的存續及新中國文化建設保留了一批有生力量。

茅盾作為首批脫險的文化名人之一，在當時日記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脫險雜記》一書。他在書中稱讚這場秘密大營救的組織工作是「難以想像的仔細周密」，認為它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營救行動的主要通道是從港九城區出發，穿過大帽山地區，渡過深圳河，到達赤尾村，稍事休整後繼續北上，翻越梅林坳，進入陽台山根據地。之所以選擇赤尾村作為臨時落腳點，是因為當時村裏設有寶安縣第一個中共總支部，工作基礎比較好。

據書中記載，1942年1月，茅盾夫婦與鄒韜奮、廖沫沙、胡繩等人「經元朗、落馬洲，到深圳河邊，乘船過渡到北岸赤尾村」，「後來，知道今天決定在這裏過宿，剛才和『嚮導』同來的兩三個陌生人其中有一個就是這裏的偽鄉長，他們答應借一排平房給我們過夜。」想當年，一批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接踵而至，小小的赤尾村竭盡所能，承擔了何其繁重的庇護中轉工作。

赤尾村現為赤尾社區，位於南園街道西南部，東北部與之遙遙相對的則是大名鼎鼎的巴登社區。巴登社區由巴登和埔尾兩個自然村合併而成，坊間通稱巴登街。巴登，這個聽起來有些洋氣的名字，並不是外來譯名，而是地道的本地地名。巴登原名墾下墩，「墾」(音bo)意為田壟，「墩」的本意是土堆，也指用木頭、石頭或土磚砌成的基礎。墾下墩，圍頭話唸快了就是巴登(或巴墩、巴丁、巴燈)，可以理解為在田壟邊修建房屋形成村落。

據當地居民講，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巴



●身後的山山水水，更顯出一種滄桑來。

登村居民並不多，但田地很廣闊，大多數居民住在埔尾村。埔尾村之所以人口相對密集，與該村來歷有關。埔尾是上步片區立村時間最早的自然村，始建於元末。該村原名埠尾，緣於這裏臨近深圳河，附近有碼頭，古稱埠頭，離埠頭稍遠的地方便被叫作埠尾。因埠與埠相通，也稱埠尾。實際上，後來避遷聞名的「上步」這一地名，在不同時期也被寫作上埠或上步。

巴登社區位置特殊，離黨政機關近，離老東門商圍近，離華強北電子市場近，離香港也近，形形色色的深漂和港客匯聚於此，成就了獨特的特區風情。鵬城千里赴，能不憶巴登？來自全國各地的特區建設者們，把這片交通便利、生活便利、租金便宜的城中村作為最初的落腳地，承載了多少拓荒者的青春記憶。

同時，無數香港商人也喜歡就近來此消費，餐飲、沐浴、推拿按摩等休閒產業蓬勃發展。正是在港風吹拂下的巴登街，誕生了內地第一批港式茶餐廳，湧現出各式各樣的大排檔和小酒樓，美髮廊、洗腳房、K歌廳雨後春筍般冒出。每當夜幕降臨，閃爍的霓虹燈光，交錯的狹長里巷，將喧鬧的巴登街演化成浪漫迷離的魔幻世界，展現了慾望都市無盡無休的魅力，化作人們心底深處的城市印象。

經過40多年市井煙火氣的浸潤，巴登街舊貌新姿，韻味依然。2019年，南園街道啟動「一路一街」景觀提升建設工程，着力將東園路巴登段打造成集美食、休閒、文娛於一體的綜合消費街區。不到一公里的街面，匯聚了數百家美食店鋪，大江南北，應有盡有：「大樹腳」的小鍋米線清香酸爽，「頤靜園」的鴨五件濃油醬赤，「塔里木河」的烤包子外酥裏嫩，「山葵烤肉」的烤五花微油透亮……五湖四海逐夢鵬城的弄潮兒，都可以在這裏尋覓到家鄉的味道。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技擊文化學

1970年代，入出版社工作，竟被委任一本武術雜誌《武俠與拳擊》之主編，年紀輕輕，學問淺，人脈差，又非新聞系出身，辦了出來自是無聲無息；沒出多少期就「壽終」了。但對武術的採編工作卻成了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記憶。

遊走兩岸的學者龔鵬程說：「中國傳統武術，現在已經從武俠小說神奇詭異的情節之外，逐漸『除魅』，被視同健身運動，體操或搏擊技術，展開了整理與研究。大陸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勤快。」不錯，方今有些圖書館，也將武術與體育競技視為一類，龔鵬程說：「中國傳統武術，與健身運動、體操，乃至其他各種搏擊技術，如跆拳道、拳擊、泰國拳、摔角、相撲等，並不是一樣的。這些搏擊技術，是真正的『武術』，只為了達到利用肢體力量攻擊敵人的目的而設計出來。」健身體操和武術畢竟不同。然而，一些中國傳統武術如太極拳等，卻與強健身「合流」了，可作運動可作「武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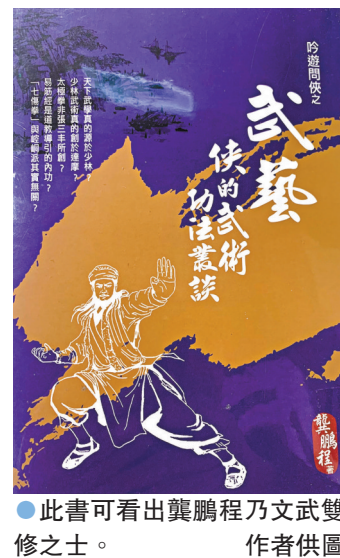
龔鵬程將武術發展成所謂「技擊文化學」，我認為極有意思，他指出：「武術，應視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表現方式，對其進行文化學的研究，目前此類研究，並未展開。蓋以一般文人學士、鴻儒碩學皆不嫺武術；而擅武藝者多屬武夫、為體育界人士，徒能演其技藝，不明白其義理，更無力進行文化研究。但事實上，通過武術，頗可以觀察一民族的文化特徵，猶如我們研究一個民族的藝術、語文那樣。反過來看，不單要通過武術，去探討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也應倒過來，將武術視為哲學思想的一種體現。特別是中國的武術，乃儒佛道三教哲學的另一表達方式，與《易經》的關係亦極密切，研究哲學之學者，於此尚未取資，豈不遺憾？」

這還要看龔大學者的努力了。

新派武俠小說兩位大家：梁羽生和金庸俱自認不懂武術，不如舊派的我是山人、朱思齊、念佛山人等，俱懂得一舉一腳之道。龔鵬程不僅研習武術，還著書立說。他在《吟遊俠之武藝——俠的武術功法叢談》(自序)中說：「大抵我先從文字上窺知了一些武林掌故，技擊軼聞，其後便實際練將起來。以一本李英昂先生所編的《二十四腿拳法》入門，故首先接觸的就是北派長拳之體系。先學十二路潭腿，繼練功力拳、華拳、甘鳳池所傳少林拳、太極拳、螳螂拳等……」

由此可見，龔鵬程是文武雙修，若他寫武俠小說，在武打設計方面，是否比金梁優勝得多？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武俠和技擊小說大盛。我記得，當年我在紗廠任書記工，一介少年，血氣方剛，也曾跟廠中好武青少年學洪拳，常約講手，真是打得「不亦樂乎」，行囊中，尚備跌打藥油也。那種歲月，可與龔鵬程互相輝映。可惜，那只是曇花一現，其後便荒廢了，還是龔鵬程修之士。作者供圖



●此書可看出龔鵬程乃文武雙修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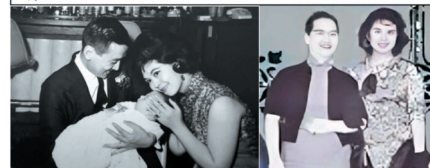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四屆亞洲影后林黛的人生(下):走上絕路



林黛咁親女又擺咗咁多餐餐，唔使去死呀？一家唔知一家事！



林黛有仔、有老公，仲有個好媽佢個老母，大把錢都唔講喇，點會捨得死？

《粵語講呢啲》

林黛在短短十年間(1952-1962)，先後四次獲得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影后)殊榮，除奠定了個人在影壇的超然地位外，還為邵氏影業在亞洲電影史上寫下光輝一頁。眼看形勢大好，邵氏豈敢怠慢，立馬修訂原先與林所簽的合約，片約、片酬加碼不在話下。之後林匆匆接拍被視為票房有絕對保證以及有很大機會「再下一城」(五度封后)的大型古裝片《白蛇傳》。不幸的是，在拍攝該片期間，報章傳出了林小產的消息。不知是公司的催促抑或責任感使然，林在休息沒多天就復工。數月後林再度懷孕，據說分娩前仍在日夜趕拍，身心所承受的壓力為不日的悲劇埋下了伏筆。待產至產後調養期間，慣常忙碌的林思天想地；眼看見面相身形與她在高峰期時相比有着明顯的差距，再加上公司積極培育新人，林開始胡思亂想——狀態也許一去不復返，且公司可能已不像從前般重視她。自此林變得心浮氣躁，傳聞常因瑣事與丈夫發生口角以及與家傭爭執。1964年7月17日，林黛被發現倒斃家中，一代影后的光輝歲月就此落幕。根據警方公布，

生活點滴

●吳永谷

給跨年一個嶄新的儀式

轉眼間，又至歲末新年交替之際。冬日的寒風裏，每一縷輕煙都在訴說着過往的溫情，而遠方初露的晨曦，則溫柔地預告着新生的希望。如何辭舊迎新，給跨年一個嶄新的儀式，成了每個人心中的首要大事。

記憶中，母親新年的儀式感，就是換掛曆。她總說：「換上新掛曆，新的一年才真正開始！」當掛曆上的紙越來越薄，母親總要早早備下一本嶄新的。卻不着急掛上去，而是拿筆來，將我們的生日和一些重要的日子圈出來。每年元旦前夕，一家人吃過晚飯後，就坐在爐火旁閒聊，等待新年的鐘聲敲響。我們常常瞞得不行，就勸母親早點換上吧，她卻倔強地說：「日子要完整地過，怎麼能丟三落四呢？」如今想來，母親追求的不僅僅是儀式感，更多是對新年圓滿的期許。

今年，我早早給母親打去電話，告訴她掛曆已買好。依舊買的那款老式黃曆，封面一個財神爺，紅艷艷的，只是這次選了加厚加大款的。我私心希望，這本加大加厚的掛曆，能讓日子變得厚重且綿長，能讓時光的腳步放緩，迎來更多團圓的幸福時刻。

想起大學時代的一次跨年經歷，至今仍記憶猶新。那是大一，我和室友相約在解放碑，一人手裏緊握一個寫滿新年寄語的氣球，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隨著夜幕低垂，解放碑前的大屏幕成了計時器，每一秒的跳動都牽動着在場所有人的心弦。終於，零點的鐘聲即將敲響，大家不約而同地開始倒計時，齊聲吶喊：「3，2，1，新年快樂！」聲音匯聚成海，激盪在

夜空。

隨後，我們鬆開手中的線，那些承載着願望與夢想的氣球，緩緩升空，直至消失在無垠的天際。那樣的氛圍裏，所有的疲憊、所有的憂慮，都隨着氣球一同遠去。我和室友相視一笑，都願在新的一年裏，能攜手同行，一起度過美好的大學時光，去迎接每一個燦爛的黎明。

畢業後，日子大多被工作佔據。日復一日，在平凡與忙碌的交織中，生活漸漸褪去了色彩，儀式感也成了記憶中一抹餘暉。可元旦這一天，單位卻是格外重視的。我們先是開會，做年度總結，每個人講講自己在這一年裏的成果與不足，以及對來年工作的目標和展望。會議結束後，所有人移步食堂聚餐。

餐廳阿姨早已備下豐盛的菜品，各式各樣的菜琳瑯滿目，讓人應接不暇。但重頭戲還得一碗熱乎的年糕湯，阿姨說：「吃了年糕，年年高升，一年比一年好！」舉杯慶祝時，領導也卸下了平日的威嚴，親和地對大家說：「今天不聊工作，咱們把舊年裏的所有成敗都暫且放下，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飯後，當阿姨端來精心準備的甜點，果盤上用水果巧妙拼出「新年」字樣，大家紛紛誇讚。原來，這枯燥的工作生活，也可以有滿滿儀式感，來給新年一個新氣象。

在2024年的歲尾，我跨年的儀式感，就是寫下一篇新年稿，將那些塵封的往事訴諸筆端。讓美好的回憶，伴隨着我，在新的一年裏，給予我力量，帶我書寫出更多精彩的篇章。

元旦抒懷(組詩)
辭舊迎新的鐘聲響起
打開新年的序章
三百六十五個日子
時間的列車到站
拋開過往的遺憾
留下回味的懷想
書寫新年的祝福
殷殷期待：新年新征途上
第一縷燦爛的曙光照耀
第一聲歡快的鳥鳴響起
新年是一張潔白的宣紙
用時光書畫描繪五彩的未來
回家的路
出門在外的人
從異鄉趕往故鄉
乘高鐵，坐飛機
感恩山川大地的養育
感恩親朋好友的幫扶
把成熟、收穫和新的希望
鋪滿歸途
自信的步伐，穩健有力
巨大的幸福和思念
在回家的路上延伸
元日抒懷(組詩)
瑞雪兆豐年
雪，是大自然的精靈
是天空派往塵間的天使
用潔白的身軀
護衛山川河流
無懼寒風凜冽
輕裝待發，孕育生機
把春的訊息，快遞人間
新年來臨，天地遼闊
雪花邁着輕盈的舞步
踮躅在白色的世界
一場大雪兆豐年